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二回 高宗朝大選群英

功名天定不須疑，文字難憑正與奇。座主夢中糊眼處，朱衣晴裡點頭時。發於子孫，一毫不爽。詩曰：誰人不願登天榜，多半窮寒卻為何？

立德立功才立命，雲泥福報不差訛。

當初宋高宗南渡以來，建都臨安。固天下初定，要簡選人才，高宗齋戒了三日，在御前焚了一炷御香，對天盟誓。把一個七寶拼成的玲瓏玉淨瓶內安著三個試官名字，高宗向天拜了四拜，御手將金匙取出一個來，內侍展開呈上，高宗看時，卻是同平章翰林院知制誥學士，姓張名慤，乃是山西應州人，是個少年科甲，向負天下才名，由探花及第出身，受知先帝。高宗隨點他為今科主試，考選天下舉人。張慤面君謝恩，銜命出了朝門，進入貢院。其時又遴選十個分房試官，張慤做大座主。正值建炎三年，南渡初臨，修文偃武。張慤預先各省直行文書，說新主御極，務須天下舉人個個要取齊會試。這十個分考官，乃是馬伸、張激、呂頤浩、韓景仁、吳弼、陸修、陳紀、俞寧、趙贊、李士庚，齊入到棘闈之中，都欣欣得意，磨拳擦掌，要揀選得意門生，到了試期，只見那四海英雄，序了省分，按了名數，魚貫而來：

人人爭道，才大如山，決登高第

個個誇說，學深似海，定奪鰲頭

卻說一個河東南陽府舉人，姓楊，名邦乂的，當初曾在本地城西天王廟裡讀書。那天王廟其來已久，是個上方古剎，從北宋到今，也有百年多了。那正中殿上，塑著一尊金身佛像，跨著一個青鸞，也不知是何故事。偶遇黃梅雨久，殿上漏了，將那佛像淋濕，連那青鸞兩翅都塌損下來。邦乂終日在那廟中，看見心下不安。但自己是個貧儒，要思量妝塑好青鸞兩翅，又輾轉思付道：「如要修整青鸞。豈有不修整佛像之理，既要修好佛像、青鸞，若不翻蓋殿上瓦好，恰不依舊漏壞了，打拵起來，少也得一二百兩銀子，如何得有？」喜得自己是個舉人，粗有些體面，諒來獨力難完。先取兩數銀子，叫家人去裱褙店中，制了幾個化緣冊頁，自己做了一篇序文疏引，先自寫舍助十兩銀子，持了緣簿，到各鄉紳，各同年，各現任走了一轉。不數日間，也就化有三百多金。托與一個住持僧人，喚做古心長老。這古心長老甚有德行，主張此事真個分毫不苟，不只一月，就先修蓋了殿宇，妝好了佛像，接好了青鸞兩翅，煥然一新。臨了又請了幾眾高僧，做了三晝夜道場，叫做圓滿功德。也是楊邦乂無心中一點善心，剛剛修理工完，已是春闈將動，因此就約了同宗一個兄弟楊錫，入京作伴，同去會試。其年又因南渡開科，修文盛典，與舊例不同，不論定是舉人，凡有文學素志上進者，府縣准與報名申請，即白衣亦許入試。卻有夏縣人胡寅，河北人楊臣，江右婁寅亮，湖南朱弁、司馬樸，浙西胡安國，歷城縣人范宗尹，劍南李回，眾人會齊入場。大座主張慤出的考試題目，策論俱全，臨了一個題目，乃是「東宮出遊上苑」，或表或賦或詩，任人所獻。馬伸第一房看起，看了若干卷子都不中意，單只取中了夏縣胡寅。又選中那河北人楊臣，看他卷子真個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滿心歡悅，將他這個卷子時刻不離，即睡在牀上也將來細玩，決意要將他中在第一。韓景仁這一房取了司馬樸、朱弁。張激取了婁寅亮。卻值呂頤浩房裡接著那楊邦乂的卷子。

這楊邦乂在場中作文，甚得意，篇篇一筆揮成。做到這「東宮出遊上苑」的表文，中間出了一聯道：丹穴呈祥，丹鳳覽輝丹陸；有了首聯，再也對不就下句，為這一句整整思了半日，沒有頭緒。忽然只見半天裡，有一隻青鸞，向他頭上叫了一聲。飛過去了。邦乂忽地心中省悟，登時落筆寫道：青宮啟瑞，青鸞接青霄。自己寫完，看了一會，也信以為似有神助，決取狀頭。誰知遇這呂頤浩是專一忌才之人，一向又與這邦乂有些夙怨，看了這篇文字，自己想道：「此卷若到別房，無有不中的，天幸落在我房裡；若中了他，反增我一敵，不如將他這卷拿來毀了罷。」思量一會，恐有錯誤，不如投入井裡，才好滅其形跡。即忙將來袖了，連連走出房門，行了一段多路，不見有井。正在那裡往東過西，行來步去，又不好問得隨從的人。抬起頭來，卻好見對面大主考張慤也緩步出來，各房尋察，恐有私弊。不想正與呂頤浩劈頭相遇。張慤便問道：「貴房到那一邊去？」頤浩一時相見，不曾打點言語，沒甚回復出來，只得向袖中取出那一本卷子來道：「本房看得一個奇才文字，特特先來請正老大人，決然要求中頭名，誠恐別房呈送，占了他的名次，求老大人鑑賞，取他壓卷，不知果中得麼？」張慤一手接了，立住腳展看半日，大加稱贊道：「通篇雲錦，俱是天絲織成，中間丹鳳、青鸞一聯，真真似有神助，不落人工，決取第一，再無疑矣！」登時就接了他卷子，放入袖中而去。呂頤浩大失所懷，怏怏而返，心中倒要置之井中，誰知恰好倒替他薦了第一。老大不以為然。回房中細細的又看了幾卷，都不中意，最後又拿著一卷，乃是浙西胡安國的卷子。那胡安國的道學文名，天下皆知，人人信服的。呂頤浩看了幾遍，其中俱是譏刺執政之言，極其切直。頤浩怕得罪時宰，又怪他不避忌諱，又不肯中他，不敢再拿出門，私下就取個火來燒了。這才是：

才高不是非高第，爭奈無緣合試官。

當時有個笑話道：「王莽開科取士，文昌帝君到天帝處告病，天帝說道：『還是主文衡者才識得真正文才，若告了病，何神可代領此職？』只見旁邊轉過五聖財神，上前跪奏道：『若梓潼神告病，臣可代管。』天帝笑道：『卿雖廣有錢財，這賢才第一關，如何你去管得！』只見那五聖袖中拿出一個元寶，呈將上去，道：『這個乃是真文。』天帝也笑將起來。」只因流傳了這個笑話，就聳動了一個北直臭財主的兒子，小名喚王丑兒。這王丑兒家中巨萬家私，吃不了的是米穀，用不盡的是金銀，穿不完的是衣服，單單只不曉得讀書。他自也道：「有得受用酒肉罷了，讀什麼書？」偶然一日，同著幾個幫閒的到妓家去嫖。一進那妓家堂中坐了，兩個妓女出來，開口叫聲：「相公。」一個幫閒的倒也曾讀過些書的，失口笑了一笑。這王丑兒勃然火怒，道：「你這一笑，分明卻是笑我了？可惡！可惡！」兩個妓女上前勸道：「這倒是我二人得罪了！」王丑兒道：「怎麼是你們得罪，難道這『相公』二字，我就當不起麼？」又是一個幫閒的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相公請息怒，裡邊吃酒去罷。」王丑兒聽得他故意的叫『相公請息怒』，越發氣得不得了，因此怒叫大嚷的把腳亂跌道：「你們都一伙來取笑我麼？」兩個妓女再三求告，連連就擺上齊整東道，王丑兒氣呼呼只是吃酒，只不開言。那些幫閒的也不理他。倒是隔壁房裡還有一個妓女，名喚愛生姐，年紀十六七歲，顏色也好，聰明伶俐，一一聽得外邊這些動靜，他又聞這王丑兒是個財主，要思量起發他的；也怪那兩個冒冒失失、不知高低，輕易開口叫人。他就慢慢的走將出來，向眾人道了萬福，走到王丑兒身邊坐了。道：「官人，有意來這頭要而去處，怎不歡喜飲酒，倒不快活起來？待我生兒說個笑話兒，笑笑罷。」因此，就把那文昌告病的笑話說完了。又道：「官人家裡有的是真紋，怕不今科高中麼，那些酸子有的是文才，少的是元寶；官人拼舍了幾百個元寶，難道不是個真正舉人哩！」王丑兒聽說元寶就好換得舉人的，忽然把桌子拍了一下，大笑起來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你年紀兒小，甚會講話，我今年就要換了個舉人，然後來娶你。」眾幫閒的一齊也都笑將起來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我們眾人都在心去打聽，看有房官貪錢的，覓他一個關節，有何難處。」

過了幾時，幫閒眾人合了一班光棍，妝扮做房官的相公家人。私下覓個幽僻寓所，打聽了呂頤浩的來歷，就冒了呂頤浩的名色，在外來尋售主。其時已是七月中旬，北直大相國寺裡做孟蘭大會，看了七日七夜道場，王丑兒同著些人，在那裡看和尚做作，忽見山門外兩三個人持著火把，東尋西望的，各處找人。王丑兒在黑暗中，看見那拿火把的，就是他家中幫閒眾人，因此就叫道：「你們在此尋誰哩？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趕來，輕輕說道：「我們那處不去尋官人，卻在這裡閒耍。外面有件天大喜事，要見官人說話哩。」王丑兒就跟了眾人出外，灣灣曲曲走了四五里路，尋到那伙光棍的口下處，見了那假相公，做張做勢的說了些機密言語，王丑兒也不甚聽得明白，便一口應道：「銀子盡有，只要事成的，在三日後再來。」丑兒走了出來，連夜回家，眾人搗鬼了半夜。次日，忙忙收拾了若干元寶，又私下買通了貢院員役、管號監軍，顧倩了代筆朋友、傳遞眾人也不知費了多少銀子，總是不計其數。到了三日，又帶了一拜匣銀子，日間恐人知覺，等到半夜裡，點個小小燈籠，同著兩三個幫閒的，又尋到那下處，兌足了數

目。那個假相公親手交出一個三寸長的折兒，又用一個寸楮封兒，上面用了一個圖書，喝開眾人，親自交與王丑兒手裡，道：「兄可拿回家裡去看，卻不可與一人同看，千萬牢記，不可誤兄自家之事。小弟今夜就回敝鄉去了。」王丑兒付了銀子，歡天喜地拿到家中。等不得吩咐眾人，各自去飲灑安歇，忙忙走到自己臥房，連妻子也叫他先去睡了，自己點了一枝紅燭，慢慢的將那封兒取出，一層層用心用意的拆開了時，上面有詩四句，寫著嘲他，道：

堪笑癡心王丑兒，天鵝妄想佔便宜。

千金承惠君休想，榜上無名請自歸。

好笑王丑兒，用若干財物，使了多少心機，費了若干酒食，耽了許多驚恐，單單買了三寸長一封字兒。不拆猶可，拆開看了，卻是嘲笑他的言語。看完了又氣又惱，惱的是眾人弄他，氣的是自己莽撞；本待聲張起來，此事又聲張不得的。若再遇眾人，拿了訛頭，做了把柄，卻好又受官司吃苦，帶了直枷受罪，只得一拳頭打落牙齒，只好自己嚥下肚內去了。到了次日早起。幾個幫閒的上前笑吟吟道：「相公，恭喜，恭喜，相公再一個月後，準是新舉人了。相公，相公，你高中了時，卻不可奚落我們哩，我眾人不都是有功之臣麼？」王丑兒聽了，更加怒髮，忍耐不住的道：「我如今想你眾人，卻也都是伙，我如今受你們騙了，你們日後少不得也要吃我些虧。」眾人聽他言語不好，也不問其由，一齊上前結扭住了道：「如今就此吃你些虧罷。你倒要買舉人，明日到連累我們吃官司。你好好拿出昨日那個帖兒來，我們當官結煞。古人道：自首免罪。你若不拿出時，少不得是我們去出首了，請相公明日去貢院門首，受用一個獨桌筵席，有何不可！」王丑兒極了。不敢做聲，抖做一堆，道：「罷了。罷了。這是我自家不是，不該埋怨你們。我做東道，陪你們的話罷。」連連吩咐家人置辦酒食，又進房裡，拿了幾封銀子出來，分與眾人。眾人只嚷的是「出首」，「誰要你酒食」，「誰要你銀子。」幾個人內中做堪的，做好的，又拐了這王丑兒許多銀子，吃了一日酒食，好似餓虎嚙羊羔，飢鷹餐蚱蜢，那裡在他心上，把個王丑兒弄得糊塗傀儡一般。吃完了，袖了銀子，立起身來，拱一拱手道：「我們今日又擾了盛東，承賜了買囑。以後若到愛生兒家裡，只說今秋決然不叫『官人』，『決叫『相公』便了。」哄地一聲，眾人散訖。只氣得個王丑兒嘿黑無言，做聲不得，只好把與後日買舉人的看樣罷了。此事閣過不提。

卻說呂頤浩忌才，又不肯中這胡安國，倒只簡那口氣嫩嫩的、後場不甚博洽的、經旨也只模模糊糊的，又中了幾卷。滿意說：「這些人的文字，乃是個少年無學的，卻是年少之人可以長久，日後也好得他些氣力；若中了老成有識的，不是要居我高位，就日後也氣短了，枉費我今日之心，有何益哉！」因此草草的只顧酣酒睡覺，將好文才的卷子盡皆折起。隨手中了幾卷，其中卻又中了兩個：一個是歷城范宗尹，一個是江右李回。那各房也都中了幾個得意的門生。閱卷已畢，紛紛將卷呈上堂去，大座主卻也一一依這些房官鑑賞，都判了個「中」字。

張慤只因當日未入場時，聖旨命下，著他典試，就有一班的鄉親、相識、朋友，知交私下來謁見，說道：「尊親既是典試棘闈，與眾親有光多矣。但得倖示一言，待某等亦得少沾光榮，造就桑梓，感德不淺。」張慤就故意的作色大言曰：「丕休哉！」立起身來，拂衣而入。這些眾人，也有會意的，就文中用著這「丕休哉」一句的，張慤尋見，也都取中了。有那不解意的。仍舊不中，豈不是買舉還須中舉人麼，卻也算不得張慤打意為私。還好笑那首房馬伸，只因將次放榜，那些家人恐防一時收拾不迭，忙忙的將他鋪塵(陳)一卷，並些衣服預先收拾起了，捆做一捆，叫個聽事甲首，抬了出去。卻將馬伸最得意的那楊臣一卷，誤卷在枕頭之下，早早已拿出去了。馬伸到那臨填榜時，各處再尋這一卷，任你翻轉那間試房，也再尋他不出。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也只是此生之命，不該高中罷了。」誰信道呂頤浩有意要埋滅那楊邦乂的，倒得中在第一；這馬伸加意要中這楊臣，極愛著他文字的，卻沒處尋他卷子。真真的豈不是鬼神所使麼？

後來楊邦乂出守建康府，有那守臣杜充，因御兵無策，就率了合府官員百姓，束手受降。這楊邦乂刺臂上之血，大書衣裾曰：「寧為趙氏鬼，不作他邦臣。」臨了，就掣劍自刎而死。乃知青鸞感靈，不但報他修葺之功，乃是成就邦乂為一個忠烈之士也。其胡安國到第二科，就得中了高第，官為給事中，在高宗朝，上時政論二十一篇，中間直指呂頤浩不建國本，壞棄民心，阻塞賢路，不備邊隅，許多過失。其時呂頤浩已進位平章，見了胡安國這道表章，勃然大怒，奏過高宗，說：「胡安國以小臣而建言國事，越職妄言，居下訓上，罪不容誅。姑念新進書生，不諳國體，貶他去提舉仙都觀。」安國雖遭貶竄，削其給事之位，其鯁直之名播於天下矣。其張澂榜中所取婁寅亮，俱以安國直直，獨有見於國本未立，慨然思之：「何宗祖之後，倒不曾為天子，都是太宗的子孫享有天位？」因此造膝賽請高宗曰：「太祖以神武定天下，讓與太宗。而太祖之子孫不曾享祚，如今反凌替不堪，太祖在天之靈，安肯顧歆而佑陛下乎！」此等議論，乃啟北宋以來數百年未發之論。書奏上去，高宗覽之，不覺惻然感動，即命宗正官選育太祖之後，名伯琮者，育之宮中，後即封為貴州防禦使建國公。那司馬樸、朱弁，奉使燕山，聞得道君皇帝崩於五國城，遂服斬衰，朝夕痛哭，操文以祭，詞極痛切。金人亦以為義而不責，聞者皆為感悼，揮涕淚焉。只有那范宗尹與李回，力贊秦檜之賢，勸其大用，輔相本朝，高宗因而稱為佳士，誤國用人，共罪不淺。至於邦乂諸人所膺同榜者，個個是錚錚豪傑也。這一回大約(脫字若干)

要念存仁德，廣行方便事，

花發因沾潤，栽培心上地，

明明格上天，自己利人全。

苗生為得泉，福壽永綿綿。

總批：口人莫把「陰隲」二字看得小了，不肯上緊修(疑此下有脫文)